

朱梅雋譯

撒旦的悲哀

獨立出版社印行

## 序

李長之

「宣傳文學」沒有好作品麼？有些人這樣懷疑。我們固然不同意辛克萊的說法。一切作品都是宣傳——政治的宣傳。但至少我們覺得荀子所說：「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，而君子爲甚」，是有道理的。大概假若不把宣傳限制在政治上，未嘗不可以說一切作品都是有宣傳性的。

原則上講，作品的產生應該是自然的。有意的宣傳，每每破壞了作品的原始的力。但這就是文學的見地而言。假若換一個立場，就政治的意義講，我們又何嘗不需要用文學的技術，以達到我們的目的？爲達到我們的目的，于是也就有技術的高下的考究之必要了。

我並非說好的宣傳品——有政治的目的的——一定是上乘的文藝，只是說宣傳品也有技術，也有高下。中國抗戰已經七年了，我們已深深感到宣傳的功用，但是我們的好宣傳

話在哪里呢？我們不得不承認，我們的技術還要學習。

現在這本何亞利作家柯曼地 (Francis Kornendi) 所寫的劇本，却真正是上乘的宣傳文學。講文學，就要講想像，這個劇本想像得好極了，講文學，就要講刻畫，這個劇本也刻畫得好極了，把它介紹到中國來，不惟讓我們對於希特勒的殘暴和無理性有一個深刻的認識，可以增強我們勝利的信念，而且這也是一個宣傳文學的好範本，大可以供我們學習。

柯曼地是並不太老的作家，他生於一九〇〇年，在布達佩斯受過大學教育。從一九一九到一九三一，曾在何亞利的一個銀行裏當過秘書。他的作品有逃命 (Escapeto Life) 曾得到國際小說競賽的優勝榮譽 (一九三二)。此外，他還著有快樂的一代 (A Happy Generation 1934)，夜半音樂 (Night Music 1935) 等。我對他知道的還太少，只把他的簡歷附在這裏，備大家參考。至於朱先生的譯筆很活潑流暢，讀者一讀便知，是更用不着我多贅了。

三十二年六月三日，渝郊

## 第一幕

幕啓時舞台全暗，台外唱詩班宏高地唱有「榮耀的主」(Gloria in Excelsis)……歌聲由近而遠，台上亦逐漸明亮，全景呈現，台上充滿着灰藍色的光。

積雲懸在半空，上置一會議桌，右端有一發光點融入一種眩耀的光輝中，上面現着光明。由右至左排列着釋迦，摩西，耶穌，謫罕默德，坐在靠椅上，面對觀眾。台下左方雲上站着魔王撒旦。天使長們：密吉爾，加伯列，拉斐爾，背對觀眾。密吉爾（繼續着報告）：主呵，剛才我就說過了，我不知道什麼弄錯了。我去看過，打聽過，也去調查過，可是我說不出什麼地方出了錯兒。（指着那兩個天使長）他們也跟我一樣的弄不清。

釋迦：密吉爾，也許是靈魂裏有着苦惱吧！

撒旦的悲哀

## 撒旦的悲哀

密吉爾：呵，智識的釋迦，那也是一部分。

摩西：那末，是肉體退化了吧？

密吉爾：呵，立法者，肉體也不算健全。

耶穌：也許有什麼跟情感。有點衝突吧？

謨罕默德：要不就是跟思想的方法有點衝突吧？

密吉爾：呵，救世主，情感變得紊亂了，呵，預言者，思想也迷了路。

撒旦（對着聖光，作解釋的姿態）：這些情形很容易一目了然，整個局面都失了主宰。種種不同的現象，都聯繫起來，聯繫得很明白。今天是飢荒，明天就得有戰爭，今天有了戰爭，明天就是飢荒。這不過是許多例子里面的一個例子。我可不願意誇張我的成功，可是經過長久的時間，現在歡迎我的政策的人，在下界一天一天有了增加的趨向。

密吉爾：撒旦，你這就錯了，教堂里還是滿坐。

撒旦：不過他們一面聽你們傳教（指着四個天使長），一面在想些什麼呢？照着我得到可靠的報告，他們祇是想些生意經，和那些浮蕩的頑意，再說還有是他們自己的痛苦。拉斐爾：健康的情形也不完全壞，差不多過去這一世紀以來，醫學有了很大的進步，到處都是體格健全和強壯的後代。

撒旦：完全對的。實實在在的說起來，就是這種人太多了。時時刻刻的，他們都在互相殘殺，幾幾百萬的殘殺——在這期間他們創造了不少新紀錄，比如跳遠的紀錄。……還有那些寫的非戰的詩。

加伯列：情感變得更精密，人類的關係也更完備；民治思想也能用科學和藝術來表現。

撒旦：情感的熬煉！你說的情感早就變成了傷感。說到思想，那不過是一種諒解。（活潑的對着天使長們）你說話的聲音就有點慌亂，我的朋友，你們也別希奇，因為你們說的就離不了地球。你們開頭就向着我訴苦，說些什麼靈魂，肉體，情感，思想的途徑，那末，你們的態度，好像什麼事都有一定的秩序。恐怕還是爲了保衛你們自己

吧？還是祇爲了反對我呢？（激烈的）你們的工業失敗了！當然哪，你們的失敗，就是我的成功，可是事業的目標並不單這一個。我也富有收的一分好處，我還得要繼續佔有着這分好處。可是我們得講一點公平，——雖然很歡迎，不過祇是爲了我個人，我們要是不能訂出「重要條文」來，什麼事都會自己弄壞的，那就都是你們的過失。

護罕默德：撒旦，別吵！

摩西：魔王，靜一點！

撒旦（對着聖光，坦白的）：他又用我那個不時髦的混了！

耶穌（柔和的）：請你們別吵了。撒旦，都是你鬧起的。人們在等待救世主的拯救，沒有工夫再吵架，我們一定要用仁愛來安排這一件事。

釋迦：還得要用智慧。

撒旦（擺手）：還有別的法子，要是仁愛和智慧失效了，我們一定要另外想辦法，我在地球上看出這種情形，在這題目上，我也有一個念頭（激烈的）地球上需要什麼呢？地

球上需要一種不同的辦法，不同的趨向；主呵，還有不同的秩序，不同的體制。這件事業早就快要破產了，到處都是錯誤，到處都糾紛。可是這也不能夠說是基本觀念的錯誤，也不能夠說現在的辦法沒有用。（目空一切）釋迦，摩西！救世主，謨罕默德，這算什麼集團！還有他們的替身，天使長，救主，預言者，烈士，聖賢，思想家，教堂的博士，掌權者，僧徒，教士，門徒！他們都不是沒有能力！他們的工作都分派好了。講到物質的本身上，好了！——主呵，不是我諂媚的說法，靠主的榮光，人類不怎麼壞，至少他不比木星，也不比土星上的角色更壞，也能够說不比無窮大的宇宙的萬物更糟糕，就是說他是比較年輕些，比較不同一點。那末他有什麼錯呢？（對着四位天使長，大學教授似的說法）照事實上說起來，你們賜給人類的也不算少，可是還不够多。也不完全，不是整個的貢獻。（對釋迦）沒有你的智慧，就會愚蠢，（對摩西）沒有你的道德，就會不道德。（對耶穌）沒有你的仁愛，就有罪惡（對謨罕默德）沒有你的信仰，就會不信仰。下界的缺乏是整個的問題。那就錯了：你們的工



## 撒旦的悲哀

作就是缺乏完整性，爲什麼就不能換一個樣子。（莊重的，自己有點自負的姿態）祇有一件事能够完成：罪惡，（忽然對着聖光，動聽的）主呵，我有一個偉大的計劃，請您暫時把地球交給我吧。

釋迦：這念頭多無聊！

摩西：無理取鬧。

耶穌：凶惡的陰謀。

謨罕默德：簡直是誇大的批說！

聲音：孩子們，別響，我們聽他的計劃吧。（對撒旦）你要地球嗎？你要他幹什麼呢？

撒旦：主呵，謝謝您，爲了您的興味，（很直率的）可是現在別追問得太詳細吧。主呵，

我知道我擔任幹的事，都幹得不錯，要是我在地球上沒有成就多大的功績，那也不是

我的過失，他們（指着四位天使長）不照着我的志向和能力，還要拚命妨礙我的工作。

我碰到像這種競爭的場合很多，我自己的辦法就受了限制。我是够不上造了廟供

最奉的，就是小小的宣傳，也得祕密一點。……可是要是我能够隨便一點，你們（對着四位天使長，謹貴的）不再干涉我，我就能够實行我偉大的實驗，我也就有這個決心，我要創造一種簡單明了的辦法，把這件事弄得井井有條。

聲音：可是你說怎麼樣？你想幹出些什麼呢？回答我呀。

撒旦：主呵，那很簡單，我幹的事，剛好跟他們（指着四位天使長）的主張相反，他們能够自顧自的幹，可是我得，完全的，審慎的幹下去，簡單明了的說（很謙恭而自然的）我要幹的就是罪惡。

齊迦：我看不出這種計劃有什麼意思。

摩西：他除了罪惡，還能夠有什麼好結果嗎？

耶穌：惡毒的計劃。

譚罕默德：那是一種可恥的自私，連一點好心眼的影子都沒有了。

撒旦（反抗的）：實在的。就拿向着我的範圍走的那條路說，也都鋪着好心眼兒的。不管

撒旦的悲哀

怎麼樣，要是人們不喜歡我的貢獻，他得拒絕我，再回到你們那兒去，要是他覺得我倒很合他們的胃口，那末，好了，就只好跟着我進地獄！

聲音：撒旦，我看你是要想試一試，這也是一種勇敢的實驗，你想從那兒得着很高的代價，吧，讓我考慮一下。

撒旦：主呵，好極了。可是……記得這是您的工作吧。整個的說起來，在時間和空間的兩方面都是無限的，地球只有幾萬萬方里，人類給您的麻煩，和受您的愛護，也不過十萬年。當然，那是「天條」上注定，我自己也有一小部分。主呵，記得您還有宇宙，您的世界很多，就是我也不知道數目。這裏面沒有一個像地球那樣寶貴的。精神。（聽的）目球幹些什麼？牠發出火焰，照耀了天上，牠的生物信仰您的法律。月球和火星有什麼錯兒呢？天琴星和銀河又有什麼過失？一點都沒有，都是很快的來往走着，很快的轉動，都服從了您的意志。該毀滅的消逝了，您命令他們生存的，都還存在，可是，主呵，地球呢！牠給您的只是苦痛，氣餒，失望上更加失望，那也是您管着的一

部分，隨便什麼好事，要是沒有罪惡夾在那兒，就不會表現出來——我也說過，下界頭歡迎的……是我，好了，他們既然需要，就讓他們得到吧。

聲音：只有一個意志，撒旦，別忘記了。

釋迦

摩西

耶穌

禱罕默德

(同時)：阿門。

撒旦：主阿，寬恕我。就是這樣吧，意志謙遜(過分誠的)主阿，您知道什麼都歸您，還有是地球上的人類，就忘記了這一點，也許他們就想躲避這一點。您那有許多時間來在地球和人類中間找苦惱呢。

聲音：(有點失驚)：苦惱？你說什麼苦惱？

撒旦(輕快而有決定的)：是的，主阿，是的，您跟他們在一起苦惱很多，還是不斷的有

撒旦的悲哀

撒旦（些苦惱（目空一切）在卡西阿披亞您輕輕的一指，就重把大海安排了——可是在地球上，他們就給您受了五千年的煩惱。（半向摩西）爲了傷害您的選民。

摩西（易怒的）：撒旦，你的諷刺白費了。我的人民在苦痛中磨鍊，還是我的選民。

撒旦：我不知道這件事要慶祝以色列，還是感謝上帝。（向着聖光）您一瞬眼創造了普雷

雅德。下界就發生了衝突，引起了擅撒帝國要想擴張領土。那時您點了一下頭，您在

俄賴翁就訂下了暴力和物質的新秩序，地球上的人類就虐待你們唯一的上帝的獨子。

俄賴翁（謙恭的）：撒旦，我們忘記了牠吧。

撒旦：我知道你寬恕他們。可是我沒有這麼容易忘記，（向着聖光）您的呼吸，就把空間

空氣的分配不變的法則定下了——地球上爲了搶佔山河，互相屠殺起來，那時候他們

又呼喚您了。在非尼克斯您只是用了一下思想，就決定了原質的基本價值；地球上爲

了人類的鬥爭，別人只好少吃一點。一萬萬年以前，你規定下了理智，給秩序有了一

點意思，把秩序送到了宇宙，把物質和精神弄平衡了；地球上就發生了更壞的混亂和

類。您的法律好像定下來就爲了給人們去犯法的，您的精神被人嘲笑了，地球就變成疾病叢生的地方——憤恨——就染遍了宇宙。

摩西（發怒的）：那是一種毀謗！（指着他自己那一羣）除了我們，有多少人像我們這樣恭敬的服侍上帝。他們創造的，那個不像地球活得一樣的長久，也都有人類在那兒！

撒旦：我知道啊，立法者，我知道了，我當你現在又要說到孔子，大衛王，亞里斯多德，披薩果拉斯，帕拉圖，菲地亞斯，聖保羅。亞西西的聖弗蘭西斯，但丁，密開蘭基罪，沙氏比亞，歌德，康特，貝多汶，多斯托耶夫斯基，愛因斯坦，福勞乙德還有許多名人呢。……都不錯。我知道他們受過宇宙的教育，我也有這麼一本百科全書呢。（摹倣摩西的腔調）跟你們這四位大使長比，差得遠呢。他們個人，成功，當然沒有謠說，可是這些有什麼影響呢？就拿最近的說吧。——密吉爾，我說。托馬斯泰的戰爭與和平，去年賣了多少部？各國的譯本遍滿了全球了。

密吉爾（有些爲難）：三千零七十二部

撒旦的悲哀

撒旦：歐洲的損失怎麼樣？

密吉爾（心裏有點亂）：死了一千一百萬，受傷的和殘廢的有兩千萬，戰時俘虜有七百萬，爲了流行病和貧困而死的平民有一百萬。出產的貨物有百分之四十三被毀了，生產的工具具有百分之十四被毀了。一般的生活標準——

撒旦：多謝，多謝，現在大戰是過去了。我說，加伯列，停戰怎麼樣呢？

加伯列：和平會議的計劃正在進行。這時候爲了某種法定的領土問題，是不是該應用在實際情形上面，也——這又是一種相反的說法。比如說他們要瓜分匈牙利，還要——

撒旦：加伯列，多謝了。拉斐爾，停戰以後有什麼重要的事情嗎？

拉斐爾：有什麼重要的事情？除了俄波衝突，就是巴爾幹的糾紛，日本的陰謀，伏爾加的

饑荒——

撒旦：拉斐爾，行了。（向着聖光）主啊，您准許我的請求吧？

聲音：我得知你想幹些什麼。

撒旦：這時候我祇要把原則弄清楚，說到詳細的情形，主呵，你放手，我會隨時準備，我擔保一定有一個結局。我引導人類到歧路上去。我叫他們一點不猶豫，一點不含糊。人類一定會回到惡那兒，也許這樣就證明他不要惡再管他了——那時候……（動聽的）我來幫助惡，免得惡負擔過重了。我請求惡把地球賞給我，當我報酬。目前我的請求好像有點不合時宜，當然哪，我在宇宙上沒有幹過了不起的大事，我造就的禍首，一天一天的加多了，說起來本來地獄就嫌太狹小了。

耶穌：你又要講起財產和分配嗎？

聲音：孩子，隨他去吧。（對撒旦）撒旦，你說的話也有點意思。可是在我准你做實驗之前，我要知道你利用什麼方法。我不要叫人類再加上什麼無謂的痛苦。

撒旦：主呵，絕沒有什麼無謂的痛苦，犯罪的人就得肅清，無罪的人就該升天。無論如何，大多數吃苦受難的人，他們自己就得負一點責任，不過這兒也有。人不該受苦……（作手勢）好了，那也是天條上注定的。（客觀的），我的辦法就是這樣：我要創



這一個大人物，把我的個性賜給他，隨着他去幹。

摩西：大人物常常會造成苦惱。

撒旦：那就對了，我就要他這樣——就是該有點苦惱。要是一點苦惱都沒有（向着聖光鞠躬）您的天國早就該到了地球上，就該有點苦惱，算了。這也是偉大的試驗，我會幹得很聰明很快，而且也會誠誠實實的，把什麼事情都弄好，那末，您就准許我創造一個大人物吧。

聲音：那是誰呢？他像什麼人呢？

撒旦：主啊，那說得大早了一點兒。不過，無論如何，我看得出來，他一定會完成他的事業。說到那是誰——請您回想一下，我早就在這上面幹了一點工作；我選擇的對象，早就找着了，我看重他也不過是爲了一件偶然的事；那時他還只是一個孩子，您是一答應，我就請他來，（他轉了一個身，伸出右臂）奧地利亞的布來納，還是在這幾年。快要轉過來的前幾年。